

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大选

外国作品卷

军妓血泪

吴 晔 安 哲 梁永琳 编选

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大选
外国作品卷

军妓血泪

吴晔 安哲 梁永琳 编选



华岳文艺出版社

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大选·外国作品卷

军妓血泪

吴 晔 安 哲 梁永琳 编

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3.025印张 4插页 304千字

1989年6月第1版

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,300

ISBN 7—80549—181—X/I·129

定 价: 6.90 元

目 录

- 军妓血泪……………〔日〕千田夏光
剑 雄 译(1)
- 追捕杀人狂……………〔美国〕内森·亚当斯
高习辉·涂多威 译(40)
- 美国种族主义的疯狂与悲剧……………〔日〕落合信彦
唐建新 译(66)
- 今日三K党
- 环礁岛之梦……………〔法〕马里纳·巴莲妮
孙海伟 王耀林 译(88)
- 最底层……………〔联邦德国〕冈特·瓦尔拉夫
高 潮 高 昕 译(101)
- 一个流亡者的秘密行动……………〔哥伦比亚〕加·马尔克斯
姜风光 申宝楼 译
尹承东 校(144)
- 月光会的迷网……………〔美〕乔西·佛里德
李华民 译
肖志伟 校(198)
- 白奴——当代女奴……………〔捷〕阿列什·乌尔班
何 雷 郭莹第 译(220)
- 黑手党……………〔捷〕J·雅罗波洛夫
何 雷 译(268)

我丈夫布哈林·····

——安娜·拉林娜与苏联《星火》周刊记者费·麦德维杰夫的谈话

〔苏〕费·麦德维杰夫 整理

单继达 译(286)

灿烂的青春年华·····〔苏〕T·科夫通

程祖环 译(311)

少年疯人院·····〔法〕瓦莱莉

罗国林 选译(327)

我家屋檐下·····〔日〕唐泽英子

金君子 译(342)

是社会的“改革”者呢，还是人间的妖魔？

——美国西奈埃恐怖活动内幕

·····〔美〕罗伯特·萨姆·安森

倪 闾 译(393)

军妓血泪

〔日〕千田夏光

剑雄译

踏上中国国土

一九三八年元旦的第二天晚上八点左右，一艘日本军用运输船悄悄在吴淞码头抛下锚链。虽然新年佳节刚过，岸上却是死一般的寂静，既看不到吉庆的灯烛，也听不到欢宴的笑语，只有残垣断壁兀立在黑暗中，冷漠地注视着运输船的巨身。

这里不久前经过一场激战，战场的硝烟似乎还弥留在空气之中。四个半月前，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日军名古屋第三师团、善通寺第十师团在上海登陆，严阵以待的中国军队张治中兵团全体将士同仇敌忾，与侵华日军展开殊死的搏斗，邪恶的污血和正义的热血渗透了这里的每寸土地。日军投入兵力五万一千名，伤亡人数竟达四万之多。惨重的伤亡换来对中国国土的蹂躏。然而，这一切，并非躺在船舱里的庆子所能知道的。此时，她正怀着一种神秘感，想观看第一次踏上的中国国土。

二十一岁的庆子，原是博多“朝富士楼”的私娼。在狂热

鼓吹军国主义的日本，她听说自己这种肮脏之身，也能报效国家，于是，便在随军商人 石桥德太郎的 秘密征召下，来到中国。她将作为一名“随军慰安妇”，用自己的肉体，为国尽忠，为军人效劳。

比起妓院，军队的条件并不算苛刻。军队预支给她们一千元钱，她们当上“慰安妇”，赚上一千元，将这笔欠款还清后，便可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。但是，她们应征必须保密，因为事关“军事机密”。元旦前，她们登上了军用运输船“海运丸”号。

晨光终于撩开了夜幕，庆子睁着惺忪的睡眼，开始观看周围的景色，可是，映入她眼帘的景色，都留着战争撕咬过的累累伤痕。她的新奇感被拍打船身的浪花打碎了。

这时，“冬冬冬”，随着棍棒敲击甲板的声音，士兵的吼声响了起来：“下船，准备下船，干什么，还在拖拖拉拉的。”

在士兵严厉的催促下，庆子她们由石桥带着，赶紧下了运输船。刚下船，就象赶往屠宰场去的猪羊一般，被装上黄色的军用卡车。

“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？”庆子有些茫然。

汽车罩着严严实实的篷布，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开着。刺骨的寒风从缝隙中钻了进来，扑到庆子她们身上。没有多久，车上的慰安妇们已个个冻得嘴唇发乌。

开了两个多小时，车终于在一排整齐的平房前停下。在进院的大门门柱上，写着“沙泾小学”，旁边横着的路牌上有“其美路”三个大字。

刚一下车，就见一名戴着中尉肩章的军官走过来命令

道：“各领队，带着自己的人，到学校院子里，分两列横队站好。”

日本陆军的第一批慰安妇一百二十九名，按中尉的命令，弯弯曲曲地排好队，其中有不少朝鲜女性。六名领队把自己征召的女性名单交给中尉，中尉巡视了一下队列，厉声说道：“我是陆军主计中尉伊藤一男，受命管理你们。从现在起，只服从我的命令。各领队把女人带到指定的宿舍去，以后每次都在这里集合，完了。”

庆子她们被石桥带到指定的宿舍。说是宿舍，其实就是四面光秃的教室。每人一张席子铺床，两床毛毯御寒。正值一月严冬，寒气透骨，屋里火盆也没一个，庆子冷得直打战。从远处传来士兵们的笑声。

由石桥德太郎征召的女人，连庆子一起共十八名，她们中谁也没有戴表，只知白天、黑夜，黑夜、白天，从船上起，她们就是这样用光明和黑暗计算时间的。一想起船上的生活，庆子就直发呕。

根据陆军船舶运送规则，军需用品中“活的东西”，只有军人、军属、军马、军犬、军鸽，此外一概不许装运。庆子她们虽为军队征召，却不是军属，所以也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。她们没有乘船的资格。可是这批女性的肉体又是军队急需品，于是第十一兵站司令部决定把庆子她们作为“军需物品”，即“不是人的物品”运送。她们住在底舱，和臭烘烘的军马在同一舱位，熏天的臭气几乎使人窒息。海浪也象为虎作伥，摇晃着船体，即使她们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也不罢休。

庆子开始后悔了，但是，从踏上运输船的第一步起，她的意志已不复存在，她们必须跟随军队的齿轮转动。

在船上，一日三餐，每顿都是两个饭团，两片咸萝卜，外加一盆清汤。尽管如此，那些朝鲜女性一见白米，便忘了晕船的难受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“唉。”想到这里，庆子长长叹了口气。现在后悔也没用了，她尽量把这些不愉快的想法甩开，拉着毛毯从头蒙到脚。

夜晚一降临，气温就更低了，教室比外面也强不了多少，慰安妇们在紧裹的毛毯下瑟瑟发抖，整个教室都是牙齿打战的声音。

“喂，吃饭了，出来！”天亮了，走廊上传来石桥的声音。大家都听见了，但是，牙齿叩了一夜，此时牙关已象麻木似的张不开，谁也无法立即回答。

“怎么了？你们不想吃饭了？”石桥又叫唤起来。日本慰安妇中最年轻的庆子站了起来，吃力地答应了一声：“我来了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庆子身后一位十七岁的朝鲜姑娘说。她叫金必连，在船上她就一直没断过眼泪。

石桥把她俩先带到学校北面的食堂。

“啊，肉汤！”庆子看见三名伪军抬来的大锅里，飘着肉片。

一名日本军曹说：“为了使你们早日恢复精力和体力，这是上面特别为你们做的。”

庆子迫不及待地端起一碗汤喝起来，一道热流一直流到腹内脏深处，仿佛把冻僵的五脏六腑都烫暖了。她一口气喝了好几碗。滚烫的肉汤救了庆子。

吃完早饭，庆子和金必连又回到教室。这时，她们每人又领到三条毛毯，火盆也运来了。这倒不是军部起了怜悯心，而

是害怕这“军需物品”损坏后，无法工作。一位军曹对她们说：“大家不要到外面去，注意别感冒。为了防止有人逃跑，要出去，离开宿舍也不得超过十米。”

庆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坐着，觉得无聊，便邀金必连出去走走。她们拿了条毛毯当披肩出了教室。

看着金必连稚嫩的面庞，庆子先开口了：“你不知道男人？”

金必连一点也不明白庆子问话的含义，诧异地说：“不知道男人？什么事？”

庆子把“知道男人”的含义，对她作了具体说明。金必连一下羞得面庞通红：“那种事会受父母的责骂，问都不敢问，我没干过。”

“那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？”

“石桥先生说，士兵在战场上作战辛苦，要我们来帮助士兵做饭、洗衣。”

“给了你多少钱？”

“石桥借给我一千元，我交给爸爸妈妈了。”

“还钱的事说了吗？”

“石桥先生说，来了后吃穿和士兵一起，不要钱，每月还可以领钱寄给家里。所以我就来了。”

庆子看着刚满十七岁，说话还带着一脸稚气的金必连，不由从心里暗暗可怜她。自己初次接客时的痛楚，又在等着这位天真的少女了。那种痛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，在肉体遭到粗暴蹂躏的同时，人的自尊感瞬间也被撕个稀烂。庆子想起在船上见到的朝鲜女性，几乎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女。她们从不涂脂抹粉，也没一个是雏妓。她们与日本慰安妇不同，没接触过男

人，还保持着少女的纯洁。庆子不觉陷入沉思之中。

“姐姐在想什么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，别感冒了，回屋去吧。”庆子怎么忍心对这位少女讲出心中的同情呢？她岔开话题，和金必连回到教室去了。

六日下午两点钟。教室突然闯进三名卫生兵，他们向慰安妇们大声命令道：“每人拿个杯子装尿，快，马上开始。”

“性病检查。”不说庆子也知道，这类事她在妓院已习以为常了。

“干什么，还在磨蹭？”卫生兵催促道。

那些朝鲜少女从未经历过这种事，都慌了手脚，在卫生兵的吼声下直打哆嗦。她们看到日本慰安妇若无其事地面朝墙壁开始装尿，不禁大哭起来。

“不用担心，这是为了检查健康状况。”庆子一个一个地安慰着她们，这样，她们才止住哭泣，学着日本慰安妇的样子，用杯子装尿。

随后，慰安妇们集合站好，由卫生兵带领，来到学校的另一幢房间。

“叫一个进去一个。”卫生兵命令道。

第一个进屋的是庆子，她一进去，立刻闻到一股升汞水的味道。房间里装着一张特制的检查台，台前站着两名日本护士和四个卫生兵。

“你，到这里来。”一名少尉军医微笑着要庆子上检查台去，这名少尉军医姓麻生。

前两天，麻生军医正在和战友们同饮正月屠苏酒，医院院长来了，交给麻生一份命令。命令上写着：“麻生军医，为了

近期开办陆军娱乐所，马上去给等在其美路沙泾小学的名百妇女检查身体。”

“难道日本内地来慰问士兵，弹弹三弦，唱几支歌的艺伎们，集体发病了？”麻生军医挺纳闷。他决定再去问问院长。

院长不在，只有副院长在屋里。

麻生说：“我对这命令的意思不太清楚，想来问问。”

副院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主要去作检查，检查性病。你入伍前的专业是妇产科，军医中没有妇科医生，只有拜托你了。”

麻生军医摸了摸头额，他仍然不理解。一般来说，妓女才做性病检查，难道光耀皇威的皇军也要带上妓女吗？是不是自己神经不正常了？

见他这副模样，副院长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：“你马上准备，有关人员和必要的器具，你说声就行。但是，不准调我们医院的日本护士，让她们看见军医做这种检查，不仅会使她们吃惊，而且也会让军队蒙受耻辱。去吧。”

麻生军医只好立即准备。在军队，哪里去弄检查性病的检查台和器具呢？他绞尽脑汁，自己设计了一个检查台，接受检查者，一坐上去，两腿便自然分开。可是，人员和其他器具呢？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忽然想起有个与他同在大学医学部毕业的同学，在上海私立“福民医院”当副院长。于是，他连同妇检器械和护士一同借来，为庆子她们这批“随军慰安妇”，做了性病检查。

陆军慰安所的设置

在庆子她们接受检查的前四天，十一兵站司令部，开始在

上海军工路地区的杨家宅，兴建房屋。庆子她们检查完身体的当天傍晚，这批建筑全部竣工。连同管理接待处，一共有十三栋，每栋有十个小房间，房间里摆着一张双人床。建筑周围全拉上铁丝网，围着栅栏。这就是十一兵站司令部设置的“陆军娱乐所”。

开办“陆军娱乐所”的设想，来自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参谋们。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，日军攻占南京后，丧心病狂的日军官兵，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想用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的鲜血，来补偿不义之战的伤亡。从上海到南京的三百公里战场内，血流成河。日军烧杀淫掠，无恶不作。残暴的蹂躏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，相反，抗日烽火以燎原之势迅速燃遍中国。

这时，上海派遣军的司令部不得不考虑两个问题：一是性病的威胁，二是“治安对策”的实施。

第一，所谓性病的威胁，就是害怕性病在军队内蔓延。在这方面，日本军队曾有过惨痛的教训。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期间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它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进攻，派兵占领了西伯利亚部分地区。侵略战争必然导致军纪的败坏，在日本派遣军中，强奸的事件层出不穷，结果性病便在军中蔓延开来。

当时，日本军方在西伯利亚投入了七个师团的兵力，由于士兵患上性病，几乎有一个师团丧失了战斗力，使西伯利亚派遣军的头目们大为震惊。中日战争爆发后，在南京上海前线的日军司令部，担心日军的这一“教训”又在中国重演，因此提出配置由军队管理的女人。

当时，日本陆军在华中投入了十七个师团的兵力，另有十三个师团与苏军对峙。如果有七分之一的兵力因性病丧失战斗力，不战自溃，那么就等于两个半师团在性欲的发泄中被歼。在上海战场，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，已伤亡四万人左右，如果再溃散两个师团，那么以后愈演愈烈的战事就难以支撑了。于是，在军队配置“慰安妇”，由军队统一管理卫生，统一管理性欲的构想便成熟了。

第二，“治安对策”的问题，也就是占领地怎么维护日军统治的问题。如果想“永久性”占领，就不得不考虑“治安”。日本官兵对中国妇女的凌辱，只能激怒中国民众，推动抗日民族激情的高涨。然而对日军来说，要其舍之，必然予之。不让士兵强奸当地中国妇女，就必须给士兵以“军妓”。这样，第十一兵站司令部发布了“紧急征集女人”的紧急命令。

慰安妇不能在中国征召，因为在中国人眼里，日军士兵是禽兽般的“东洋鬼子”，同时这也是为了防谍。尽管慰安妇是军队的需要，军队却不能直接出面征召，这会有损于“皇军”的名誉。“天皇股肱”之军队，在祖国征召妓女，若被世人所知，岂不会成为天下最大的笑柄？于是，这项紧急命令，全部交给随军商人去执行。万一出现纰漏，可以立刻把责任推到他头上。

每征召一名慰安妇，先付给她一千元钱，待她在军队赚到钱后再还，借款还清之时，便是她“自由”之日。预先支出的借款，由国库拨给派遣军的“临时军费”中支出。征召慰安妇属于“军事机密”，因此不打决算报告，也不开收据。

在军部的苦心经营下，“陆军娱乐所”诞生了。

在“陆军娱乐所”开张之前，十一兵站司令部的参谋们，

就娱乐所的规则提出了大致方案。士兵去娱乐所必须领外出证，进一次娱乐所，收费两元。可是，兵站司令部老资格的下士官对此提出异议，认为收费太高。

当时，日本军队是义务兵，服役期间不发工资，最低级别的二等兵、一等兵，每月只发津贴三点八一元。这点钱，只够买手纸、邮票、肥皂和几个带馅的面包。

另外，当时在军队也推行勤俭储蓄的国策，鼓励士兵存钱，各中队为存款的数额开展竞赛，半强制性地命令士兵储蓄。存钱多的模范兵，还能提前晋级。此外，还激励士兵们为完成“圣战”而购买国债。可是，现在玩一次女人，却要花去两元钱，太不划算。

下士官们还提出，士兵们是否有权挑选女人。

面对下级的意见，主管此事的参谋们认为，士兵上了战场有战场津贴，二等兵和一等兵，每月拿十二元钱，从中拿出八元，作为每周一次的“娱乐费”，是应该的。

设置娱乐所的目的，不是为士兵谈情说爱准备地方，只是为了处理性欲。腰部以下的部分如能得到满足，不管什么女人都行。从日本内地征召女性，是为了使上过战场的士兵从半疯狂的精神状态中镇静下来。所以，没有必要给予士兵挑选女人的权利。士兵去娱乐所，必须进入指定的房间，每次三十分钟。

于是，设置娱乐所后，以参谋们的意见为主，制定了“陆军娱乐所规则”。

陆军娱乐所—慰安妇苦难生涯的起点

冬天的傍晚，天空很快被涂上一层昏暗的暮色。沙泾小学

慰安妇宿舍里，笼罩着一片忧闷的气氛。特别是朝鲜少女们，满面愁容，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每分钟的到来。

昨天，慰安妇们的身体检查已全部结束。当这些朝鲜少女在男人面前脱下裤子，张开大腿接受检查时，极度的羞耻已捏碎了她们娇嫩的心灵。她们明白了，疯狂的淫欲，已象甩脱不掉的魔影，攫住了她们。少女贞洁的丧失，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而已。

快开晚饭了，没几个人想吃。这时，石桥德太郎来到教室，他巡视了一番围在火盆边的十八名女人，然后说：“为了你们的健康，为了早还借款早日自由，今晚，特地为你们多做了几样好菜。我曾说过，你们来到战场上，是为士兵做饭和洗衣什么的，但是，昨天给你们检查完身体后应该明白了，你们的工作，就是用身体安慰士兵。”

庆子看了看金必连，只见她一言不发地端坐着，两眼直盯盯地瞅着自己的膝头。这种沉默是一种危险的先兆。

石桥讲完话后便走了。庆子刚想找金必连谈谈，就见另一个年纪较大的朝鲜慰安妇把金必连带到门外劝着她：“到了这里就别想逃走。即使逃走，和父母隔着大海，怎么回去呢？如果逃进上海市，两手空空的女人，靠什么活命呢？最后还是卖身。只要活着，总会有出头之日的。”

那位朝鲜慰安妇劝慰了金必连很长时间。

第二天早上，庆子她们全部搬到杨家宅的“陆军娱乐所”去了。到娱乐所后，各自按序进入自己的房间。

庆子坐到自己的床上，用手拍了拍褥垫，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惆怅。愣了半天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石桥说这工作是安慰士兵，事到如今，也只好相信他的话了。”

这时，咚地一声，门被撞开了，石桥抱着日本服装往庆子床上一扔说：“这是兵站司令部的礼物，不要钱。”

原来，庆子她们刚到沙泾小学时，兵站司令部的一位中校，看见慰安妇中大部分女人都穿着朝鲜服装，连连摇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外面知道皇军征集朝鲜女性，影响不好。同时也不合娱乐的目的。开办娱乐所，就是要让士兵们体会到日本女人的味道。”这样，军部立即命令下边在上海市内收集日本服装。石桥给庆子送来的，就是刚刚收集来送到娱乐所的服装。

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后，庆子把隔壁的金必连和李金花叫来，把穿日本和服的方法教给她们。李金花告诉庆子说，自己今年也只有十七岁，原在福冈县一个煤矿帮忙做饭，也是受骗来的。庆子听后，越发同情她们。她把金必连和李金花当作妹妹一般看待。

慰安妇们在陆军娱乐所平静地度过了四天。一月十二日下午，管理登记处突然出现一片嘈杂声。庆子带着形影不离的金必连和李金花，不知发生什么事，一起来到登记处，只见几名士兵正在墙上贴“娱乐所规则”。

庆子看着“娱乐所规则”，不由笑了起来，其中有一条规定写着：“不遵守规则及违反军容风纪者强令退场。”

金必连看着庆子奇怪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庆子笑着点了点头，她不知怎样回答才好。

“娱乐所规则”贴出的当晚，全体慰安妇在登记处前集合，一名军曹对她们说：“好容易等到现在，从明天起就开始工作了。”接着，他介绍一名臂戴红十字的卫生兵给慰安妇讲话。

卫生兵站到慰安妇面前，拿了把扫帚，把扫帚把朝下